# 欽定全唐文

#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五目錄

上太宗封事

孫伏伽

伏伽貝州武城人隋大業末自大理寺史累補萬年縣法曹武德初上書高祖擢治書侍御史太宗即位賜爵樂安縣男轉民部侍郎拜大理卿出爲陝州刺史顯慶三年卒

諫大赦後還配王世充竇建德黨與表

臣聞王言無戲自古格言去食存信傳諸舊典故書云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又論語云一言出口駟不及舌以此而論言之出口不可不慎伏惟陛下光臨區宇覆育羣生率

土之濱誰非臣妾絲綸一發取信萬方使聞之者不疑見之者無惑陛下今月二日發雲雨之制光被黔黎無所閒然公私蒙賴既云常赦不免者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其更新以此言之但是赦後即便無事因何王世充及建德部下赦後始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爲取則若欲子細推尋逆城之内誰無罪者故書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若論渠魁充等爲首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古人云跖狗吠堯蓋非其主在東都城内及建德部下乃有與陛下積小故舊編髮友朋

猶尚有人敗後始至者此等豈忘陛下皆云被壅故也以此言之自外疏者竊謂無罪又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上古以來何代無君所以祇稱堯舜之善者何也直由爲天子者實難善名難得故也往者天下未平威權須應機而作今四方既定設法須與人共之但法者陛下自作之還須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今自爲無信欲遣兆人若爲信畏哉故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賞罰之行達乎貴賤聖人制法無限親疏如臣愚見世充建德下僞官經赦合免責情欲遷配者請並放之

則天下幸甚

諫馬射表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之天下之主不可履險乘危明矣臣又聞天子之居也則禁衞九重其動也則出警入蹕此非極尊其居處乃爲社稷生靈之大計耳故古人云一人有慶兆人賴之臣竊聞陛下猶自走馬射帖娛樂近臣此乃無禁乘危竊爲陛下有所不取也何者一則非光史冊二則未足顯揚又非所以遵養聖躬亦不可以垂範後代此祇是少年諸王之所務

豈得旣爲天子今日猶行之乎陛下雖欲自輕其奈社稷天下何如臣愚見竊謂不可

陳三事疏

臣聞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父有諍子雖無道不陷於不義故云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臣不可以不諍於君以此言之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故也隋後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止爲不聞其過當時非無直言之士由君不受諫自謂德盛唐堯功高夏禹窮侈極慾以恣其心天下之士肝腦塗地戶口減耗盜賊日滋而不覺知者皆由朝

臣不敢告之也向使修嚴父之法開直言之路選賢任能賞罰得中人人樂業誰能搖動者乎所以前朝好爲變更不師古訓者止爲天誘其咎將以開今聖唐也陛下龍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位遂隆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之不難也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爲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凡有蒐狩須順四時既代天理安得非時妄動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獻鷂鶵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

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頻蒙賞勞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必有所欲何求而不得陛下所少者豈此物哉願陛下察臣愚忠則天下幸甚

其二

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有隋之末大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可不改近者太常官司於人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妓之服云擬五月五日於元武門遊戲臣竊思審實損皇猷亦非貽厥孫謀爲後代法也故書云無以小怨爲無傷而弗去恐從小至於大故也論語云放鄭聲遠佞人又

云樂則韶舞以此言之散妓定非功成之樂也如臣愚見請並廢之則天下不勝幸甚

其三

臣聞性相近而習相遠以其所好相染也故書云與治同道罔弗興與亂同事罔弗亡以此言之興亂斯在所與皇太子及諸王等左右羣僚不可不擇而任之也如臣愚見但是無義之人及先來無賴家門不能邕睦及好奢華馳獵馭射專作慢遊狗馬聲色歌舞之人不得使親而近之也此等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於拾遺補闕決不能爲也

臣歷窺往古下觀近代至於子孫不孝兄弟離間莫不爲左右亂之也願陛下妙選賢才以爲皇太子僚友如此即克隆磐石永固維城矣

朱子奢

子奢蘇州吳人隋大業中直秘書學士武德四年授國子助教貞觀朝官諫議大夫宏文館學士遷國子司業十五年卒

請封禪表

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遂其生者元后聖人之大寶曰位

固其位者上元豈可不對越壇場欽若穹昊雖復舜格文祖周變商俗體淳德而揖讓濟澆道於干戈步驟之迹以殊損益之功斯異誠有之矣至於詔蹕梁父張樂介邱增類帝之封典射牛之禮考績禋燎繼蹤韶夏豈殊道也

諫將殺櫟陽尉魏禮臣表

臣伏見櫟陽縣尉魏禮臣爲斷河池縣令崔文康事失情奉勅解任禮臣不伏詣堂上表稱御史阿曲請更推問若一事有虛乞戮都市大理奉勅更爲勘當今大理奏禮臣枉御史不阿勅令依其折辯賜以極法伏尋禮臣斷事乖

僻止合解免不知甘罪吞聲更復上聞天聽恩勑重問虛實乃確執不移論其愚蔽朝野同忿然陛下君臨萬寓子愛蒼生一無失所載懷夕惕矜愚泣罪帝王盛事至如禮臣橫訴止當上表不實律有明條今便賜以極刑恐傷過重且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重續縱欲思愆改謬安可得乎所以矜獄念刑歷代斯重又聞禮臣母氏年齒極高餘生垂迫前途無幾一旦逢此情何可言伏惟陛下日旰忘勞申理寃屈所以四方士庶咸湊闕庭今欲遂殺禮臣悠悠之徒惟言禮臣上表被誅不知愚昧獲死後有欲自

理者必懷此懼恐容納之道或有所虧謹以奏聞伏聽勅

旨

諫欲觀起居紀錄表

臣子奢言今月十六日陛下出聖旨發德音以起居紀錄書帝王臧否前代但藏之史官人主不見今欲親自觀覽用知得失愚以爲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有未喻大唐雖七百之祚天命無改至於曾元已後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時史直辭極陳善惡未必省躬

罪已唯當致怨史官但君上尊嚴臣下卑賤有一於此何地逃刑既不能效朱雲廷折董狐無隱排霜觸雷無顧死亡唯應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以聞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爲此也其或有未允謹以奏聞伏待刑憲

立廟議

臣謹按漢丞相韋元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劉子駿議開七祖邦君降二鄭司農踵元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波分塗並驅各相師祖咸翫其所習好同惡異遂令歷代祧祀多少參差優劣去取曾無畫一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

數易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别嫌疑慎微遠防陵僭尊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者義在兹乎若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可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器無準冠屨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稱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纔與子男相埒以多爲貴何所表乎愚以爲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

若親盡之外有王業之所基者如殷之元王周之后稷尊爲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虛位將待七百之祚遞遷方處庶上依晉宋傍愜人情

昭仁寺碑銘 并序

大哉乾元寒暑違而成歲赫矣上聖禪代乘而爲道斯則淳源既往弧矢開𢧐翦之利天下爲公揖讓盛皇王之業是知聖無自我不背時以成務仁惟濟物乃當流而義行豈好異哉蓋因世而已矣若乃執契提象繼天理物張八極叶五緯坐元扈遊翠嬀受昭華而錫天佩觀榮河而巡

温洛補石於媧皇之世奠山於文命之初殊質文於車服攺正朔於寅丑順天地而財成奄寓縣而光宅斯固神宗與汜水一致文祖將坶野同歸者也隋政悖道區夏殲潰星亡日鬬天瘥地反馭朽無秋駕之術履薄罕春冰之懼竭人力於醉飽輕神器於奕棊玉杯非藜藿之用金柱乃驕淫之靡旌蹕遍天下馳道窮華裔暴師韓濊宿兵遼碣貪石田之地忘金鏡之寶盜騄之乘鶩崦山而不息鼂鼉之梁泛滄波其無巳五嶽維塵山川咸震大盜負其扃鐍長鯨銜其漏網介冑不能匡其禍衣冠無以靜其亂伊尹

去而夏亡辛甲奔而殷滅人怨神怒衆叛親離觸瑟無漢臣之忠夢驂成秦宫之酷於是九畿幅裂竊名假號四方圜視蜂飛蝟結赤眉起劉樊之衆白梃奮陳吴之兵徇趙北而圖王反淮南而稱帝鈎爪鋸牙遞相吞滅茫茫禹迹溝壑無歸蒼蒼彼天何其罔極若乃崇替相襲天地恒其道靈貺所歸三五更其運是以秦人弛御豐沛膺赤帝之符夏道云衰景亳得白狼之瑞殷憂啓聖必將有主撲原靜海上元有屬我皇帝受之皇帝兆出震之靈稟樞電之精開日月之明審正氣之貞潛德而隱凝元姑射之側感

而遂通應迹廟堂之上乘龍之夢夙符於神道斷鼇之心早發於靈鑒藴風雲於藏用納宇宙於胸懷濡足受手救焚是急於是御太一把鈎陳驅天駟迴地軸乾行岳止雷驚麟震得兵鈐於元女吞戎韜於黃石龍飛晉水鳳翥河干命蒼兕以泛流麾烏旗以長邁以仁爲本扶義而西傳檄百城轉鬭千里戰無交兵之虜攻無湯池之固望鳳墟而一息登灞上而迴首觀釁而動俟天休命壺漿溢陌厥篚盈塗鬼神叶賛華夷載佇緤秦嬰於枳道拜殷士於商郊璇臺之珠畢散於邦國諸侯之玉不留於服御眷言兆

庶企景來蘇薛舉往因天隙偷安隴坻藉九州之險成五
幡之暴推鋒東嚮結壘西夏同惡如市轉相煽合帶州連
郡豺虺爲羣無竇融之先覺有隗囂之迷謬遊魂放命豕
突幽梁雖大風之作梗青邱有苗之稱亂丹浦均強比逆
異代同年豈不以道喪鶉居讓王義隱時惟龍戰爭帝理
閞者乎是以軒轅五十一伐殷后二十七征翦暴壽華之
澤戮凶絕轡之野非文德之可綏乃雄略之攸震天子躬
御武節親總元戎灑沉災而括地象正斗極而淸天步倚
長劒以肅威佇中區以傍矚運投水轉規之智蓄禮樂慈

愛之兵韜百戰百勝之謀總天關天梁之險驅駕韓白鞭擊雷霆命招搖以啟行詔參伐以前掃殉義之士聽鼓鞞而竊誓蹈恩之衆望旌笳而張膽呼吸則河海沸盪指麾則崑岱倚拔承聖上順天道好生之德體周王掩胔之仁將欲克亂在權善師非戰兵交使在宏其自革而某雄不建興櫬莫從告捨既違行迷遂往吠堯之犬終成桀用刺由之客俱爲跖徒鳥啄獸窮來犯鋒刃比角爲城池之固召雨恣屈強之力非折箠之可笞豈亭長之攸制於時攝提在歲黃鍾紀月義勇同奮賁育爭先下神兵於九天決

叡圖於萬里逆順斯懸轟然大潰僵尸蔽莽委甲成山擁泰涇而不流投過澗而自滿焚巢掃窟野無遺寇正傾旻於西北紐闕地於東南卷氛祲於辰象反光華於日月九伐已施載櫜於武庫五兵罷用偃伯於靈臺分犒旆於應畢誓山河於將率帝圖咸舉邦正斯澄革汙俗於惟新正王風於舊物鼓之以道德懷之以仁義春雨以潤之秋陽以暴之解網深湯帝之慈焚書下漢皇之詔布以新政刑用輕典四海之內靡然嚮風八荒之表奔走無斁卻塞蹕林之北開郡銅柱之南苑蔥山而池鹽澤踰盤木而跨熱

阪鄒生環海自入提封方朔叜州同歸王會豈止菌鶴短狗西鶼東鰈之貢而已哉若夫至人忘己義期拯物黃屋非汾水之榮元珪豈具茨之貴聖道運而不積神功爲而莫宰雖復大橫固祉長發啟祥猶且置璽陳謙避河爲讓道外天下情遺尊極而巖廊餘事人神之望難拒符命儻來歷數之期安避仰遵上元之心俯順域中之請然後履乘石握神珠開黃玉之圖臨紫宸之位冠百王而稱首與三代而同風巍巍乎蕩蕩乎粤不可名也於是衢室闢扉賓門啟路延攬英彥鑒寐幽仄用人不偏於世族得賢無

棄於農瑣故非熊非彲致光景之佐為舟為檝獲嘗求之士等五臣之亮采同六相之訏謨崇臺非一木之支珍裘乃千金之麗濟濟多士皇家以寧重以制禮作樂移風也勝殘去殺刑措也藏書舜嶺菲膳堯宮雉裘非先王之服寶馬豈鸞旗之用運元覽以照物推赤心以期下萬方罪已軫推溝之慮百姓為心順天從之欲若乃上嗣重光之美元良萬國棣華璿蕚之宗本枝百世咸幼陶慈訓言提自昔奉審喻於宸極得樂善於軒殿非藉保傅之勤寧因師友之力踰啟誦而高視越郇韓而上征既而休氣和年

祥風薦祉威鳳為寶麟趾遊郊若烟非烟浮曉空而下映似月非月麗宵天而成象禎不絕書靈無遁迹猗歟偉歟事高圖史至於登輿下輦省方巡岳應感必彰形言彌著道盛金奏每盈玉簡叶叡思於泉涌諧神功於日用陋栢梁之詞掩南風之曲聖作物覩永貽千載者焉抑又聞之羲農遐邈軒頊悠緬絕傳信於故老非取援於聞見百世可知斯言殆息七代更立求之豈易今之視昔遥然未覩將何以分素青於三后辯天地於九皇遂能歷選列辟詳觀羣帝得茂實於千古驗英聲於萬葉斯道何哉將由孔

某登岱紀金繩者七十管仲對齊陳玉檢者十二亦有漢
廓帝圖魏開王業樹豐碑於泗水譔貞石於繁昌莫不垂
鴻名騰顯號播休風於六儛歌盛德於九韶與天壤而無
窮懸貞明而可久刋勒之美不其懋歟然則事止寰中道
流物外未辨西方之聖莫知東彼之法求眞之理我則未
聞雖御辨崆峒非趨涅槃之岸乘雲谷口寧遊波若之門
若不同陟耶山俱沉業浪生死無際苦樂相因詎照重昏
之日誰翦稠林之樹比夫眞如實相解脫妙津道正三千
功彌百億何異吹劒首於雷門巢蚊睫於鵬運者哉是知

伊蘭無實有爲終假漂溺四流遭迴九結踐畏塗而卒歲趨捷徑其長往大夢無曉可爲歎息粵若能仁深宏慈獎雖寂泊爲道無來無去乘機誘發垣壐必追住一子地開方便門翔入正道示如來藏飄香風於有頂灑甘露於無邊慧炬明而幽夜朗法橋構而憑河息但爲仁由己履道自衷表立影從因果非外今我所以仰勝緣於千號紀武功於七德眞俗二諦兼而兩之皇上昔居因地早宏誓力應迹忍土荷負羣生屬憂火燎原稽天方割颷林無自靜之木震海豈澄源之水東戡西翦南征北怨旄鉞所次酣

戰茲邦君輕散千金之賞士重酬九死之命莫不競淩鋒
鏑爭蹈水火雖制勝之道允歸上略而兵凶戰危時或殞
喪褰裳不顧結纓荒野忠爲令德沒有餘雄同艱難於昔
晨異歡泰於茲日有懷亮烈用切旒扆仍於戰地爰搆神
居變穢土於寶城開蓮花於火宅高烽罷照慈燈載朗戴
旌綴警勝幡斯立拔無明於棘林導焦熱於渴井盡諸有
結永除苦際雖復去順效逆同歸各徒中涓賴從實惟義
重而上忍所被旃檀與利刃兼忘大慈所覃怨賊將義夫
齊指俱潤法雨同乘大轅迴向菩提無上平等爾乃仰圖

景曜東井躔其分野下料物土西河限其封域堈戈自錫
尸臣啟邦之所幽館斯開公劉建都之地梁山南枕甘泉
東指面雕雲之鬱蓊想玉樹之青蔥沃野千里平原超忽
先王之桑梓西州之都會於是詔司空相原隰四衢如砥
八道傍通考極星之曜測土圭之景選杞梓於南郢徵琁
玉於西崑匠石奮斤公輸審墨高門洞啟層甍有亢藻井
瞰烟霞之路步櫩拖虹蜺之色徘徊珠柱陸離琁題春牖
右臨秋窗左闢月殿含影金波上而相照日宮吐曜羲和
沉而猶朗何止四柱成臺高多羅之樹五王立寺臨伽尸

之水信足上圖傌御傍擬醍醐望鷲山而非遠想雞林而可即法徒萃止應供來遊咸珠戒無缺威儀莫犯錫杖四禪之林攝發三塗之路有寶所焉有名僧焉至矣哉伽藍之為盛也雖夫高天巳燼大海成田我皇基與淨刹終永永而長傳其詞曰

三界雲擾六趣波揚苦流方割憂火炎崗俱迷津濟莫導舟航長夜無曉非徒未央於昭十號四生是懸道王大千智周上忍慧刀巳裂化城斯引教有殊塗乘無異軫甘露朝灑慈雲夕布品物以亨羣迷式悟捷逕坦道耶山啟路

不有善權誰澄惡趣爰行弛德廢道毀常玉砮驚飈金宿騰芒俯震瀛壑仰紊乾綱九野鯨奮八極鴟張亂離瘼矣孰濟生靈黃星表曜赤伏開禎大君膺歷粵御神兵乃聖乃武如雷如霆於鑠王旅除凶靜暴關右長驅唐郊大號壞裂逍醜家離泥弄刷野屠祆空山剿盜見危殞轡懷忠死綏驚燐宵遠窮魂夜飛我有慈被深仁莫違建斯淨域永樹歸依歸依伊何俱消五縛淨域伊何同升妙覺架漢開宇憑霞竦閣木麗瓊丹地嚴金雘鷲山非遠雞林可求七寶低樹八解疏流瑞蓮開曉天花不秋戒定攸息應供

來遊凡厥慈衆俱宏上善稠林以闢愛枝爰翦九結冰泮四禪自緬彼岸可歸法輪恒轉金剛不壞璿祚惟長慧識常湛皇基載昌僧祇可算恒沙易量悠哉天歷永配無疆

崔仁師

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應制舉授管州錄事參軍以薦拜右武衛錄事參軍貞觀末累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以罪配龔州永徽初授簡州刺史卒神龍初贈同州刺史

駮反逆兄弟從死議

自昔羲農以降爰及唐虞或設言而人不犯或畫像而下

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
俱爲稱首及其叔代亂獄滋煩周之季年不勝其弊烈火
原於子產峭澗起於安于韓季申商爭持急刻參夷相坐
始於此也秦用其法遂至土崩漢高之務寬大未爲盡善
文帝之存仁厚仍多凉德遂使新垣族滅信越葅醢見嗤
良史謂之過刑晉魏至隋雖有損益凝脂有密秋荼尚煩
皇上爰發至仁念兹刑憲酌前王之令典採往哲之嘉猷
革弊蠲苛可大可久仍降綸綍頒之九區故得斷獄數簡
手足有措刑清化洽未有不安忽以暴秦酷法爲隆周中

典乖惻隱之情反惟行之令進退參詳未見其可且父子天屬昆季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既欲改法請更審量

崔敦禮

敦禮字安上雍州咸陽人武德中官通事舍人貞觀中累遷兵部尚書永徽時擢侍中封固安縣公進中書令顯慶元年拜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卒年六十一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謚曰昭

種松賦

崔子居山間種松於東岡之上本舒而平培土而密築其殖之也若穉秧之插其憂之也若嬰兒之育戢戢乎黃茅之底眇眇乎蒼岑之麓有客過而嘆曰勤矣子之種松也吾聞天施地生雨露則一草木之長於松爲嗇經年僅盈於毫末再歲尚湮於蓬棘蓋屢補而莫齊或百枚而得一形如偃蓋兮待千歲之久化爲伏龜兮由百歲之積今子施種蓺之功竭壅培之力以附土之寸根待干雲於異日不其迂哉余曰噫嘻客之言過矣夫植之微者本必固長之吝者末必榮木有亟茂而先顛物有速蕃而驟零栽桃

李者早華種榆柳者易陰柞薪析而愈盛榑櫍翦而還生然皆摧折於飛雪之後憔悴於嚴霜之辰隨寒暑以同化與糞壤以俱淪迺若松之茂也幹排風雷根裂崖石鱗蹙百丈鬚蒼千尺其柯參天則鸞鳳棲其顛其肪入地則龍蛇伏其窟凜高節兮四時不能易其操建大厦兮萬牛不得輕其力茲豈衆木之凡姿與夫百草之弱質者所能比哉嗚呼在物固然於人亦爾殖德者不貴其苟種學者非圖其易嗇禮義之華實毓性情之根柢養其小以成大蓄諸微而至著若曰名以暴集爲榮行以速成爲貴謂片善

爲無益以寸長爲可棄是猶冀合抱之材而不養其拱把之時望十圍之木而不植於徑寸之際者也

## 杜淹

淹字執禮司空如晦之叔父隋大業末官御史中丞王世充僭號署爲吏部洛陽平太宗引爲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貞觀初拜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二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襄

### 文中子世家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絜身不仕高尚

鎭天下十八代祖殷仕漢至雲中太守以賢良稱肇家於祁以春秋周易訓授鄉里爲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仕晉遭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元謨次曰元則元謨以武略升元則以儒術進元則字彥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以兄用武進常歎曰先君所實者禮樂先師不學者軍旅兄何爲哉遂究心道德博考經籍以爲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爲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爲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

墜故江左號爲王先生受其道者曰王先生業於是始稱
儒門世濟厥美矣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仕
魏太和中至并州刺史創家臨河汾惟曰晉陽穆公穆公
生同州刺史彥惟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傑惟曰安
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
也幽識遠悟非禮不動傳先生之業所在教授門徒常千
餘人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家新有揖
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天子常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
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

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輒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始求出補樂昌令尋轉猗氏後遷銅川所在著稱吏人敬愛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於安康獻公公愀然作色曰素王之卦也何爲而來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也是孫也必能通天下之志而道不行天所命也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始平銅川府君歎曰吾視王道未有敘也天下

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於側始十歲矣有憂色銅川府君曰小子汝知之乎文中子曰通嘗聞之夫子曰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之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春正月銅川府君晏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

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亦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曰請從此行於是始有四方之志矣蓋受書春秋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三易之義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蓋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遂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而見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推帝皇之道雜王霸之略稽之於今驗之於古恢恢乎若運天下於掌上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

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文帝方有蕭牆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歌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文帝聞而傷之再徵之不至四年文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本於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仕於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於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

風焉先君之所懷也且有先人之敝廬在焉家本儉約茅簷土堦蕞如也以避風雨道之不行則知之矣捨此欲安之乎不如退而志其道定居萬春鄉之甘澤里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葢有事於述者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恒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元齡鉅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頴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其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葢將千餘人故隋道衰而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之閒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

召署蜀郡司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佐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而文中子有疾召薛收而謂之曰吾夢顔子稱孔子之命而登吾堦坐於牖下北面援琴而歌曰禮樂既正詩書既成讚明易道聿修元經歸休乎何必永厥齡此殆夫子使回召我也吾必不起矣蓋寢疾七日而終門人薛收姚義等數百人共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禮云男生有字以昭德也死有謚以易名也夫子生當天下亂昭王不興莫能宗之故退而删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明矣天下

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蓋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於時遭代喪亂盜賊奔突先夫人用藏其書於竹笥扶老攜幼東西南北未嘗離身焉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得返於故居復以書授於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高馮

馮字季輔以字行渤海蓚人隋末殺賊報讎率衆歸高祖授陟州總管府戸曹參軍貞觀末累遷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賜爵蓚縣公永徽二年授光禄大夫行侍中兼太子少保卒年五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荆州都督謚曰憲

上太宗封事

陛下平定九州富有四海德超邃古道高前烈時巳平矣功巳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宏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

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聖明之旨至如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尚書八座責成斯在王者司契義屬於兹伏願隨方訓誘使各揚其職仍須擢温厚之人外清潔之吏敦樸素革澆浮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使家識孝慈人知廉耻醜言過行見嗤於鄉閭忘義私昵取擯於親族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淨之化自然家肥國富氣和物阜禮節於是競興禍亂何由而作竊見聖躬每存節儉而凡諸營繕工徒未息正丁正匠不供驅使和雇和市非無勞費人主所欲何事不成猶願愛其財而勿殫惜其

力而勿竭今畿內數州實爲邦本地狹人稠耕植不博菽粟雖賤儲蓄未多特宜優矜令得休息強本弱枝自古常事關河之外徭役全少帝京三輔差科非一江南河北彌復優閒須爲差等均其勞逸今公主之室封邑足以給資用勲貴之家俸祿足以供器服乃戚戚於儉約汲汲於華侈放息出舉追求什一公侯尚且求利黎庶豈覺其非錐刀必競實由於此有黷朝風謂宜懲革仕以應務代耕外官卑品猶未得祿既離鄉家理必貧匱但妻子之戀賢達猶累其懷飢寒之切夷惠罕全其行爲政之道期於易從

若不恤其匱乏唯欲責其清勤凡在末品中庸者多止恐巡察歲去輶軒繼軌不能肅其侵漁何以求其政術今戶口漸殷倉廩已實斟量給祿使得養親然後督以嚴科責其報效則庶官畢力物議斯允竊見密王元曉等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亦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伏願一垂訓誡永循彝則

#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三十六目錄

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

無忌字輔機河南洛陽人高祖兵渡河授渭北道行軍典籤太宗朝累官吏部尚書以功第一封齊國公授開府儀同三司冊拜司空改封趙徙拜司徒圖像淩烟閣加太子太師受遺令輔政高宗即位進拜太尉檢校中書令知門下尚書二省事顯慶四年許敬宗誣其謀反詔流黔州自縊死上元元年追復官爵

辭功臣襲封刺史表

臣等夙奉明詔授臣刺史子孫繼襲事等建侯承恩以來
進退唯谷公私迫切益深危懼竊以無勞而貴自開逐禍
之原仰累明時虛行變古之道形影相弔若履春冰宗戚
憂危如寘湯火臣無忌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臣聞質文迭變皇王之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
緬惟三代習俗靡常爰制五等隨時作教蓋由力不能制
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逮於兩漢用矯前違置守
頒條蠲除曩弊爲無益之文覃及四方建不易之理有逾
千載今曲爲臣等復此奄荒欲其優隆錫之茅社施於子

孫永貽宗嗣斯乃大鈞播物秋毫並施其生小人踰分後葉必嬰其禍何者違時易務曲樹私恩謀及庶僚義非僉允方招史冊之誚有紊聖代之綱此其不可一也又臣等智效罕施器識庸陋或情緣后戚遂陟台階或顧想披荆便蒙夜拜直當今日猶愧非才重裂山河愈彰濫賞此其不可二也又且孩童嗣職義乖師儉之方任以褰帷寧無傷錦之弊上干天憲彝典既有常科下擾生民必致餘殃於後一挂刑網自取誅夷陛下深仁務延其嗣翻令勦絕誠有可哀此其不可三也當今聖歴休明求賢分政古稱

良守寄在共理此道之行爲日滋久因緣臣等或有攺張

封植兒曹失於求瘼百姓不幸將焉用之此其不可四也

在兹一舉爲損實多曉夕深思憂貫心髓所以披丹上訴

指事明心不敢浮辭同於矯飾伏願天澤諒其愚款特停

涣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

賀河清表

臣聞崑崙戴極道元液以周天積石疏源委滄波而括地

俯作神州之紀仰膺上帝之宫水德靈長斯其謂矣故能

道符千載位長百川瑞馬開圖發榮光於遠代應龍闢壤

致宅土於遐年自此不追寂寥難俟天之祚聖復在於兹

伏惟皇帝陛下則哲承基窮神闡化功綿寓外德耀瀛表

文教蔚乎三五至道格乎地天是以禎凝藪澤慶溢風烟

丹井輝奇青邱表異嘉苗合穎入豐膳以鳴鐘天駟簫雲

播頌聲於綴兆西鶼南雉之貴日至月書連珠湧醴之徵

雲霏霧集宜其展事嬴里仰告成功出豫介邱方騰茂實

猶且宵衣旰食若有追而不逮對越嘉祉乃固辭而弗居

遂使萬玉韜華三神觖望西星佇照申以德水之祥東岳

希封昜以清河之貺伏見陝州刺史房仁裕狀稱所管界

内二百餘里正月元日黃河載清謹按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河水清京房飛候曰河水清天下太平緜是納渭含涇混流同潔凌門渺澤別派俱清馬頰馳波詳觀若鏡龍門激箭迴眺飛空滔天之曲煥然冰夷之都可見千尋朗澈俯映元珠一曲澄鮮遙觀紫貝盡河宗之奧祕洞水府之仙靈豈非天鑒詳明不愛其道神心昭著在感斯通何幽顯合符人祇交際理均形契若斯之效歟臣等沐道醉心觀洋駭目按圖巡聽曠古無聞實慶生涯親承旦暮伏願陛下上承天意下諭人心昭告寰瀛編列國史

請封禪表

臣聞陰陽不測陶冶生靈之謂神道德元通仁育黎元之謂聖聖也者自天之攸縱也神也者代天之理物也是以惟天稱辟靈心作其會昌惟辟奉天至誠表其封禪升中之道抑斯之謂歟繇是先王急焉當仁不讓景中必舉時至則行務在告於成功故無俟於終日伏見綸旨辭遠役之初寧緩此嘉期託俟人之逸豫豈容前歌拔拒戢武之後辭勞拓境開疆太平之秋有勸誠如睿慮未昭百姓之心假此空言實乖千里之應臣等伏膺麟閣縱觀太始之

初沉研鳥文歷選橧巢之上悠悠栗陸未辨犧牲猋猋大
庭孰知罇俎袞衣爲飾尚報大帝之功茹毛充薦輕展介
邱之禮西敘窮乎積石東漸迫乎滄江化未覃於九夷貢
有闕於三脊猶且範圍天地斡運羲舒揚翠旌於泰高撫
朱紘於岱嶽迓百神而賓上帝契三靈而謁大壇玉牘靈
文飛英華於萬古金繩祕檢騰清輝於八埏是知紀號垂
名崇高莫加於肆類推功輯瑞廣厚莫大於登封若乃靈
貺所集人謀允洽雖固執於撝謙諒無得而辭也伏惟皇
帝陛下研精探賾神無不照唯幾所鑒洞出象帝之初先

天成則超貫混元之際繇是大明揚彩麗雕軒以再中景宿騰輝藻璇題以霄映奔山車而疊軫促日馭之鳴鑾躍澤馬而相趨徵天駟之徐軔烟川清野蓄洩於奕奕之阿薫風警途扇蕩於云云之嶠其冥兆也如彼其顯應也若斯而陛下因事遂巡方稽大典使尊名顯號韜光於豐碑絕異殊尤沮絢於瑱簡孰謂畏天之命順人之欲者歟率土悽悽深所未喻臣又聞之游海若者馮夷之宮爲陋登泰山者魯侯之邦蓋小是知絳霄不極九垓網絡於胸中赤縣無涯四海囊括於度內何者升山巢睫竊比所以懸

殊朝菌靈椿長短自然相度也若夫大樂云替封豨盜鍾
大禮既湮長鯨裂冕酌撫石於無體均天之響鬱興採掃
地於無形禋宗之道逾劭則女希懟其創制軒后歸其正
名矣至若比屋見誅農夫化爲京觀梟嗤無類芻牧窮於
染鍔重興粒食頌栖畝之餘糧首建驂驪詠徒行之兼乘
則農皇貶於推轂義氏退以扶輪矣既而凝旒闡化中外
禔福負扆勝殘飛沉遂性亭育侔於宇宙就望體於雲日
荷其德以難名用其功而無謝故乃邈高辛之順義孕顓
頊之疏通矣加以刑清政肅委金科而罔施毀犴空囹設

畫衣而莫犯通關梁於复服共苑囿於黎蒸擊壤而謡傳
清音於戎狄耕田而食建可封於阜隷外户設而不扃神
獸馴而靡觸故以光融伊帝景焕虞庭至於畢宫菲膳孝
享通於鬼神大路越席致敬極於嚴配黄屋建三辰之旂
垂範裕於千祀元冔垂九旒之藻設法懸於萬代小正調
其玉燭應祥蓂而不虧中天朗其金鏡與真明而同晷則
文命以是伏膺元王於兹負笈矣洎乎剪商除害夷項墾
災戮冀野而復皇猷誅疇華而清帝道提倚天之長劍拯
塗炭於游魂揮駐日之雕戈暢懐生於仁壽則駭文武之

仍代吞高光之累葉矣詮彼數君時間一善能兼之者實歸仁聖若乃提封海外總一寰中日域窮芳華之津月竁跨濛波之表欣欣面內並爲冠帶之倫飄飄翟鳳總萃王庭之會賁北荒之明月物天府以摛光筐南州之火毛鬻旗亭而吐曜龍伯釣鼇之旅咸編列於武臣鳳洲君子之渠各委質於文吏斯乃書契之所未覩超古先而絕類矣竊惟域中三大義均一體感通繇乎影響彌綸切乎交際是知德逾厚者䏞逾深功尤高者祥尤著當今皞穹儲祉淡天紘以宅心后土錫符總坤維而服化繇是百官累息

萬國聳神僉發叩閽之請佇副上靈之望伏願時紆睿綬遠振天聲徵鴻儒聘鯢齒考逸義緝遺編摭秦煨之逸文採魯壁之餘蠹酌雲經而定議憲河圖而繕儀然後玉路乘春金鑣肅景五牛翻其析羽六龍輝其鏤鍚鼓豐隆而警翠微振列缺而清綠野凝笳發岫合萬歲於山言飛蓋登巒錯五松於林秀登圜壇而接武降曜魄而齊尊俾夫一代衣冠寘其名於冊府四方夷狄鑿其竅於靈宮則普天欣賴懷生再造朝聞夕死抃若登仙臣等深荷玉成不勝至願重竭愚瞽昧死以聞

進五經正義表

臣無忌等言臣聞混元初闢三極之道分焉醇德既醨六籍之文著矣於是龜書浮於温洛爰演九疇龍圖出於榮河以彰八卦故能範圍天地埏埴陰陽道濟四溟知周萬物所以七教八政垂炯誡於百王五始六虛貽徽範於千古詠歌明得失之跡雅頌表興廢之由實刑政之紀綱乃人倫之隱括昔雲官司契之后火紀建極之君雖步驟不同質文有異莫不開兹膠序樂以典墳敦稽古以宏風闡儒雅以立訓啟含靈之耳目贊神化之丹青姬孔發揮於

前荀孟抑揚於後馬鄭迭進成均之望鬱興蕭戴同升石渠之業愈峻歷夷險其教不墜經隆替其道彌尊斯乃邦家之基王化之本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得一繼明通三撫運乘天地之正齊日月之暉敷四術而緯俗經邦藴九德而辨方軌物御紫宸而訪道坐元扆以裁仁化被丹澤政洽幽陵三秀六穗之祥府無虛月集囿巢閣之瑞史不絶書照金鏡而泰階平運玉衡而景宿麗可謂鴻名軼於軒昊茂績冠於勲華而垂拱無爲游心經典以爲聖教幽賾妙理深元訓詁紛綸文疏踳駮先儒競生別見後進爭出

異端未辨三家之疑莫祛五日之惑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宏才碩學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勅修撰雖加討覈尚有未周爰降絲綸更令刊定勅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無忌司空上柱國英國公臣勣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志寧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傅監修國史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公臣行成光祿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監修國史上護軍蓨縣開國公臣季輔光祿大夫吏部尚書監修國史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銀青光祿大夫守

中書令監修國史上騎都尉臣柳奭前諫議大夫宏文館
學士臣谷那律國子博士宏文館學士臣劉伯莊朝議大
夫國子博士臣王德韶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賈公彥
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宏文館直學士臣范義頵朝散大
夫行太常博士臣柳宣通直郎太學博士臣齊威宣德郎
守國子助教臣史士宏宣德郎守太學博士臣孔志約右
內率府長史宏文館直學士臣薛伯珍太學助教臣鄭祖
元徵事郎守太學助教臣隨德素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
趙君贊承務郎守太學助教臣周元達承務郎守四門助

教臣李元植儒林郎守四門助教臣王眞儒等上稟宸旨傍摭羣書釋左氏之膏肓翦古文之煩亂探曲臺之奧趣索連山之元言囊括百家森羅萬有比之天象與七政而長懸方之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學謝伏恭業慙張禹雖罄庸淺懼乖典正謹以上聞伏增戰越謹言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尉揚州都督上柱國公臣無忌等上

進律疏議表

臣無忌等言臣聞三才既分法星著於元象六位斯列習

坎彰於易經故知出震乘時開物成務莫不作訓以臨函夏垂教以牧黎元昔周后登極呂侯闡其茂範虞帝納麓皐陶創其彝章大夫之述三言金篆騰其高軌安衆之陳九法玉牒播其宏規前哲比之以隄防往賢譬之以銜勒輕重失序則繫之以存亡寬猛乖方則階之以得喪泣辜慎罰文命所以會昌斮脛剖心獨夫於是盪覆三族之刑設禍起於望夷五虐之制興師亡於涿鹿齊景網峻時英有踊貴之談周幽獄繁詩人致菀柳之刺所以當塗撫運樂平除慘酷之刑金行提象鎮南削煩苛之法而體國經

野御辯登樞莫不崇寬簡以宏風樹仁惠以裁化景胄以之碩茂寶祚於是克崇徽猷列於緗圖鴻名勒於青史曁炎靈委御人物道銷霧翳三光塵驚九服秋御司於邦典高下在心獄吏傳於爰書出沒由已內史溺灰然而被辱丞相見牘背而行賕戮逮棄灰誅及偶語長平痛積冤之氣司敗切瘐死之魂遂使五樓之羣爭迴地軸十角之旅競入天田國步於是艱難刑政於焉弛紊殷憂俟來蘇之后多難佇撥亂之君大唐握乾符以應期得天統而御歷誅阪泉之巨猾勦丹浦之凶渠掃旬始而靜天綱廓妖氛

而清地紀朱旗乃舉東城高滅楚之功黃鉞裁麾西土建翦商之業總六合而光宅包四大以凝旒異域於是來庭殊方所以受職航少海以朝絳闕梯崑山以謁紫宸椎髻之酋加之以文冕窮髮之長寵之以徽章王會之所不書塗山之所莫紀歌九功以協金奏運七政以齊玉衡律增甲乙之科以正澆俗禮崇升降之制以拯頹風蕩蕩巍巍信無德而稱也伏惟皇帝陛下體元纂業則大臨人覆載並於乾坤照臨運於日月坐青蒲而化光四表負丹扆而德被九圍日旰忘餐心存於哀矜宵分不寐志在於明威

一夫向隅而責躬萬方有犯而罪已仍慮三辟攸斁八刑
尚密平反之吏從寛而失情次骨之人舞智而陷網刑靡
定法律無正條徽纆妄施手足安措乃制太尉揚州都督
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長孫無忌司空上柱國英國公
李勣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
于志寧尚書右僕射監修國史上柱國開國公褚遂良銀
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監修國史上騎都尉柳奭銀青光
祿大夫守刑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唐臨太中大夫守大理
卿輕車都尉段寶元太中大夫守黃門侍郎護軍頴川縣

開國公韓瑗太中大夫守中書侍郎監修國史驍騎尉來濟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辛茂將朝議大夫守尚書右丞輕車都尉劉燕客朝請大夫使持節潁州諸軍事守潁州刺史輕車都尉裴宏獻朝議大夫守御史中丞上柱國賈敏行朝議郎守刑部郎中輕車都尉王懷恪前雍州盩厔縣令雲騎尉董雄朝議郎行大理丞護軍路立承奉郎守雍州始平縣丞驍騎尉石士逵大理評事雲騎尉曹惠果儒林郎守律學博士飛騎尉司馬銳等撫金匱之故事採石室之逸書捐彼凝脂敦茲簡要網羅訓誥研覈丘墳撰

律疏三十卷筆削已了實三典之隱括信百代之準繩銘之景鍾將二儀而並久布之象魏與七曜而長懸庶一面之祝遠超於殷簡十失之歎永彌於漢圖謹詣朝堂奏表以聞臣無忌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永徽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進

謝勅秘書省寫新翻經論奏

臣聞佛教沖元天人莫測言本則甚深語門則難入伏惟陛下至道昭明飛光昱日澤霑遐界化溢中區擁護五乘建立三寶故得法師當叔葉而秀質閒千載而挺生陟重

阻以求經履危途而訪道見珍殊俗具獲眞文歸國翻宣若庵園之始說精文奧義如金口之新開皆是陛下聖德所感臣等愚瞽預此見聞若海波瀾舟航有寄況天慈廣遠使布之九州蠢蠢黔黎俱飡妙法臣等億劫希逢不勝慶幸

太宗皇帝配天議

伏見祀令以高祖大武皇帝配五天帝於明堂太宗文皇帝配五人帝亦在明堂之側座臣等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上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參之明堂自

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制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尊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爲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儀唯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注曰禘郊祖宗謂

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祔配祀良爲謬矣故王肅駮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祀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敘矣又按六韜云武王伐紂

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令焉旣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唯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不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祖專配

感帝此則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宗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構有周建絶代之丕業啟祚汾晉創歷聖之洪基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代祖元皇帝潛鱗韜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大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昔者爰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圜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蒼功清下黷拯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準詔書宗

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並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臣等叨濫職定彝章敢執禮經昧死陳情謹議

冕服議

準舊唐志通典會要有武德初撰四字衣服令乘輿祀天地服大裘冕無旒臣無忌志寧敬宗等勘前件令是武德初撰雖憑周禮理極未安謹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南至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而此二禮俱說周郊衮與大裘事乃有異按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以禦寒理非當暑若

啟蟄祈穀冬至報天行事服裘義歸通允至於季夏迎氣龍見而雩爰職方隆如何可服謹尋歷代唯服袞章與郊特牲義旨相協按周遷輿服志云漢明帝永平二年詔採周官禮記始制祀天地服天子備十二章沈約宋書志云魏晉郊天亦皆服袞又王智深宋紀曰明帝詔云朕以大冕純玉藻元衣黃裳郊祀天地後魏周齊迄於隋氏勘其禮令祭服悉同斯則百王通典爰洎無妨復與禮經事無乖殊今請憲章故實郊祭天地皆服袞冕其大裘請停仍改禮令又準新禮皇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

服元冕三旒衣無章謹按令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即三公亞獻皆服袞衣孤卿助祭服毳及鷩斯乃乘輿章數同於大夫君少臣多殊為不可據周禮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諸小祠則元冕又云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袞冕已下皆如王之服所以三禮義宗遂有二釋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著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與王同求其折衷俱未通允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以十有二為節義在法天豈有四旒

三章翻爲御服若諸臣助祭冕與王同便是貴賤無分君臣不別如其降王一等則又王著元冕之時羣臣並著爵弁既屈天子又貶公卿周禮此文久不施用亦猶祭祀之立尸侑君親之拜臣子覆巢設菩蕨之官去鼃置蟈氏之職雖曰古禮事不可行是故漢魏已來下迄隋代相承舊事皆服衮冕今新禮親祭日月乃服五品之衣臨事施行實不穩便請遵歷代故實諸祭並用衮冕謹議

先代帝王及先聖先師議

謹按禮記祭法云聖王之制禮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

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云堯舜禹湯文武皆有勲烈於人及日月星辰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準此帝王合與日月同例恒加祭饗義在報功爰及隋代並遵斯典其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於後自隋巳上亦在祀例伏惟大唐稽古垂化網羅前典唯此一祀咸秩未申今新禮及令無祭先代帝王之文今請聿遵故實修附禮令依舊三年一祭仍以仲春之月祭唐堯於平陽以契配祭虞舜於河東以

咎繇配祭夏禹於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湯於偃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於酆以太公配祭周武王於鎬以周公召公配祭高祖於長陵以蕭何配又按新禮孔子爲先聖顔回爲先師又準貞觀二十一年詔亦以孔子爲先聖更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與顔回俱配尼父於太學並爲先師今據永徽令文改用周公爲先聖遂黜孔子爲先師顔回邱明並爲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元注云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先師者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師者又禮記云始立

學釋奠於先聖鄭元注云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爲定昭然自別聖則因天合德師則偏善一經漢魏巳來取舍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爲先聖求其節文遞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之奧說正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先師永垂制於後昆革往代之紕謬而今新令不詳制旨輒事刋改遂違明詔但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六君子又說明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即姬旦鴻業合同王者祀之儒官就享實貶其功仲尼生衰周

之末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宏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代故孟軻稱生靈已來一人而已自漢已來奕葉封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上哲俯入先師又且邱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爲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爲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謹議

昊天上帝及五帝異同議

依祠令及新禮並用鄭元六天之議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按鄭元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

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圜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以配天皆爲太微五帝考其所說殊乖謬特深按周易云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蒼天此則天以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駮此義又檢太史圜丘圖昊天上帝外别有北辰座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圖位自在壇上

北辰自在第三等與北斗並列爲星官內座之首不同鄭元據緯書所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徵相沿不謬又按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亦如房心爲天皇之例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昊天之祭又孝經惟云郊祀后稷別無圓丘之文王肅等皆以爲郊即圓丘圓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爲兩祭圓丘之外別有

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圓丘式文既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即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是明堂所祠正在配天而以爲但祭星官文違明義又按月令孟春之月祈穀於上帝左傳亦云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然則啓蟄郊天自以祈穀謂爲感帝之祭事甚不經今請憲章姬孔取王去鄭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謂之北

郊分地爲二既無典據理又不通亦請合爲一祀以符古義仍並請循附式令永垂後則謹議

請廢白帢從素服議

皇帝爲諸臣及五服親舉哀依禮著素服今令乃云白帢禮令乖舛須歸一途且白帢出自近代事非稽古雖著令文不可行用請改從素服以會禮文

甥舅服制議

依古喪服甥爲舅緦麻舅報甥亦同此制貞觀年中八座議奏曰舅服同姨小功五月而今律䟽舅報於甥服猶三

月謹按旁尊之服禮無不報已非正尊不敢降也故甥爲從母五月從母報甥小功甥爲舅緦麻舅亦報甥三月是其義矣今甥爲舅使同從母之喪則舅宜進甥以同從母之報修律䟽人不知禮意舅報甥服尚止緦麻例旣不通禮須刊正今請修改律䟽舅服甥亦小功

庶母服制議

庶母古禮緦麻新禮無服謹按庶母之子即是已之昆季爲之杖齊而已與之無服同氣之內吉凶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請依典故爲服緦麻

## 律疏議序

夫三才肇位萬象斯分稟氣含靈人爲稱首莫不憑黎元而樹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其有情恣庸愚識沉愆戾大則亂其區宇小則睽其品式不立制度則未之前聞故曰以刑止刑以殺止殺刑罰不可弛於國笞箠不得廢於家時遇澆淳用有衆寡於是結繩啟路盈坎疏源輕刑明威大禮崇敬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觀雷電而制威刑覩秋霜而有肅殺懲其已犯而防其未然平其徽纆而存乎博愛蓋聖王不獲已而用之古者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

長孫無忌

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其所由來亦已尚矣昔白龍白雲則伏羲軒轅之代西火西水則炎帝共工之年鶞鳩筮賓於少皡金正策名於顓頊咸有天秩典司刑憲大道之化擊壤無違迨乎唐虞化行事簡議刑以定其罪畫象以愧其心所有條貫良多簡略年代浸遠不可得而詳焉堯舜時理官則謂之爲士而皐陶爲之其法略存而往往概見則風俗通所云皐陶謨虞造律是也律者訓銓訓法也易曰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曰義故銓量輕重依義制律尚書大傳曰丕天之大律注云奉天之大法法

亦律也故謂之爲律昔者聖人制作謂之爲經傳師所說則謂之爲傳此則邱明子夏於春秋禮經作傳是也近代巳來兼經注而明之則謂之爲義疏疏之爲字本以疏濶疏遠立名又廣雅云疏者識也案疏訓識則書疏記識之道存焉史記云後主所是疏爲令前主所是著爲律漢書云削牘爲疏故云疏也昔者三王始用肉刑赭衣難嗣皇風更遠朴散淳離傷肌犯骨尚書大傳曰夏刑三千條周禮司刑掌五刑其屬二千五百穆王度時制法五刑之屬三千周衰刑重戰國異制魏文侯師於李悝集諸國刑典

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商鞅傳授改法爲律漢相蕭何更加悝所造戶興廄三篇謂九章之律魏因漢律爲一十八篇改漢具律爲刑名第一晉命賈充等增損漢魏律爲二十篇於魏刑名律中分爲法例律宋齊梁及後魏因而不改爰至北齊併刑名法例爲名例後周復爲刑名隋因北齊更爲名例唐由於隋相承不改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體例名訓爲命例訓爲比命諸篇之刑名比諸篇之法例但名因罪立事由犯生命名即刑應比例即事表故以名例爲首篇第

者訓居訓次則次第之義可得言矣一者太極之氣函三爲一黃鐘之一數所生焉名例冠十二篇之首故云名例第一大唐皇帝以上聖凝圖英聲嗣武潤春雲於品物緩秋官於黎庶今之憲典前聖規模章程靡失鴻纖備舉而刑憲之司報行殊異大理當其死坐刑部處以流刑一州斷以徒年一縣將爲杖罰不有解釋觸塗睽誤皇帝彝憲在懷納隍興軫德禮爲政教之本刑罰爲政教之用猶昬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是以降綸言於台鉉揮折簡於髦彥爰造律疏大明典式遠則皇王妙旨近則蕭賈遺文沿

波討源自枝窮葉甄表寛大裁成簡久譬權衡之知輕重若規矩之得方圓邁彼三章同符畫一者矣